

传奇故事精选

古今奇案

带血的项链



带血的项链

徐国华 王海林 编

漓江出版社

带血的项链

徐国华 王海林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59,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407-0418-7/I·321

定价：2.70元

出版说明

数年来，在国内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学作品数以千计，蔚为大观，其佳作妙品令人兴趣盎然，但读者也常常苦于遇到不少劣作次品。为此，我们约请徐国华、王海林二先生选编了《传奇故事精选》。这套书汇集了佳作妙品中的三十余篇（有些是初次发表），分为各自独立成书的若干册出版。

选编者徐国华先生，系《今古传奇》创始人，原湖北曲艺家协会负责人，老编辑、老作家、老艺术家。

选编者王海林先生，系美学副教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作者。

尽管在数千篇作品中选择其上乘者并非易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深信：《传奇故事精选》的出版，将因其对通俗文学的欣赏、评论乃至创作均有所帮助与推动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漓江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二月

内 容 提 示

带血的项链 一串象牙项链，本来是一对情人之间的信物，却染上了触目惊心的鲜血；一个地质队员，危急中救了落难少女的性命，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犯人…… **三拜花堂**

一个新郎，两遭不测，三拜花堂始成亲；一个骗子，屡使诈术，两个姑娘竟失身。

非常新闻 医学院一教授在车祸中丧生，其死因却不是车祸；小保姆的丈夫因妻子曾失身于教授而心怀仇怨，杀死教授的却不是小保姆的丈夫；教授的情敌为掩人耳目想杀死情妇李莲芳，杀死了李莲芳的却不是教授的情敌……

目 录

- 假县官巧断奇案·····许成章(1)
- 皇帝喊冤·····余玉化、沈邦寿(42)
- 带血的项链·····刘兰芳播讲 刘嘉越、黄海源原作(65)
- 三拜花堂·····客翁、习仲(115)
- 非常新闻·····佳 云(165)
- 跋 语·····薛宝琨(224)

假县官巧断奇案

许成章

月下私奔 井中藏娇

酸甜苦辣皆是味，
喜怒哀乐各有情。
三寸舌尖会打滚，
絮絮叨叨说古今。

说罢一首打油诗，引出一段故事来。却说黄淮地带，有座洪城，方圆四十里皆属洪城县令的管辖。这天，时交子夜，万籁俱寂，忽闻犬吠之声。只见一对男女，匆匆走出东门……男的姓谢，名唤丹青，年方二十，长得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舞文弄墨学得一手字画，父亲三年前得病身亡，门庭日衰，不得不依靠卖画为生。女的姓郑，芳名瑞珠，二九年华，长得如花似玉，国色天香，其父号称员外，家藏万贯，视女儿如掌上明珠。谢郑两家，互为邻里，他俩自幼缔结秦晋之约，哪知谢父辞老不久，郑员外动了

嫌贫爱富之念，退了聘礼，毁了婚约。老父纵有绝情意，难锁闺女多情心，郑瑞珠钟情谢丹青，非君不嫁，她托丫头捎去一信，约他深夜私奔。真是那骑竹马，弄青梅，情真意笃；风求凰，曲未尽，仿效文君。

这不，他俩仓仓慌慌，踏着朦胧的月色，高一脚，低一脚，搀扶而行。郑瑞珠寸金难买寸光阴，哪里走过长路，稍不留神，打个踉跄，险些跌倒。谢丹青赶忙扶住她的细腰：

“珠妹，小心哪！”

“谢郎，这是什么地方？”

“城东古井台。”

“小妹走不动了，歇歇再走吧！”

“险境未脱，虎口未出，怎能歇得！你我加快赶到泗水，也好雇船前往。”

二人正在说话之际，倏地发现身后火光。

“哎呀！你父亲追赶来了！”

“这便如何是好？”

郑瑞珠谢丹青携手相携，快走几步，停下脚步，喘气说：“谢丹青，你快走，别管我！”谢丹青回头一看，只见父亲手提灯笼，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后面跟着几个家丁。谢丹青心一横，拉着郑瑞珠的手，转身就跑。郑瑞珠被拉着，脚步踉跄，眼看就要摔倒。谢丹青咬牙坚持，带着郑瑞珠，一口气跑出了城。郑瑞珠回头一看，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谢丹青松了口气，拉着郑瑞珠，来到城外的一口古井边。古井已经干枯，井水早已枯竭。谢丹青指着古井，对郑瑞珠说：“这就是古井台，井水早已干枯，你且藏在这里吧！”

身于内，待愚兄将你父搪塞过去，再拉你出井。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火光渐渐靠近，郑瑞珠真得如此了。谢丹青解下绦腰带，头交与珠妹，临下井时，依依不舍。

“莫将小妹久留井下。”

青只撒去站，

“你父走后，我便击掌为号，拉你出井。”

郑瑞珠藏入井中，谢丹青系好腰带，掸衣拂袖，正欲离去，家丁们明火执杖，领着郑员外来到跟前。

“站住！”郑员外气喘吁吁地喝道。

“作甚？”

“你这非礼要为的小人，装得挺象，为何出言不逊？”谢丹青毫不示弱，“求生膜拜，恭敬的出下道言中心，”

“拐女私奔，算是哪家之礼？哪家之义？”

“谁个拐女私奔？”

“就是你！”郑员外手指谢丹青的鼻梁，“我来问你，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漫步郊外赏月，寻觅诗情画意。”

“别瞎文啦，快将我女儿交出来！”

“小生独自在下，未曾见到珠妹。”

郑员外，小人亲眼看见他与小姐逃出后花园。家丁呈上一把折扇，“喏，这就是他丢失的。”

谢丹青伸手一摸，袖中的折扇果然丢了，不由心中暗惊：“哎呀！这下可坏了！”

郑员外接过折扇：“人证、物证俱在，快说你与瑞珠藏在何处？”

“小生不知……”

“来人，给我搜！”

几个家丁，搜查一番，未见小姐的人影，郑员外怒火中烧：“与我拿下，送官治罪！”不容分说，众家丁推推搡搡，拉走谢丹青。

饮酒断案 蒙冤公堂

洪城县令胡生安，坐于衙前，摇头晃脑，喜气洋洋。前夫人王氏去世，三天前娶了个填房，虽出身于小商人，倒也有几分姿色，二度领略新婚的乐趣，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胡生安平生有三个爱好，那就是狗肉、老酒、乌纱帽。说起酒肉，是他前世修来的福份，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土、少火，狗生土，酒化火，因此，自小就与狗肉，老酒结下不解之缘；论起才学，他三年啃完了一本《百家姓》，一场痢疾，拉个净光。幸亏前夫人的表兄的表兄——表表兄，在朝为官，化了一千两纹银，买来个七品官。只是坐衙审案，耽误许多喝酒时间，再加上洞房内新太太订了‘约法三章’，喝酒也在违禁之内。三天来，馋得他口水直滴，适才命二公差上街买肉打酒，坐等过足酒瘾。

不一会，二公差走进堂来，在前的叫刘正，生得五官端正，气宇轩昂。随后的叫李才，长得竖高横粗，眉眼间藏着自信。

“禀老爷！狗肉、老酒办到。”刘正和李才手捧酒肉，

“小的给你送到后堂……”

“不不不！后堂吃不安稳，还是公堂上清静。”

二人遵命，把酒肉放在案上，李才说道：

“那我给老爷去取双龙银壶。”银壶就是前夫人留下的，虽不是无价之宝，也算是件稀罕之物，酒入壶中，香气扑鼻，老爷每次饮酒都离不开它。

“不用啦！那玩意被人家借走了，今儿就凑合喝吧！”胡生安斟下三盅酒，“来来来，你我来同饮！”

刘正、李才同声说道：“小人不敢！”

“咳！别那么见外，我们自幼同窗多年，从前我没戴乌纱帽时，你刘兄买狗肉尽我吃，你李兄买老酒尽我喝，好朋友，不分彼此。”胡生安摘下乌纱帽，放到一边，“如今我虽当上县令，你俩衙前听差，咱们仍是老兄老弟，亲如手足。”

县太爷未忘旧情，二公差只得从命，真是酒逢知己。左一盅，右一盅，一盅一盅又一盅，胡生安已有三分醉意，他伸出拳头：“来！划几拳！”

刘正一旁提醒：“老爷，一会还要审案哩！”

“没事！审案有啥大不了的。一哄二吓三用刑，犯人招供送牢门，三个指头捏铜钱——十拿九稳！”

说着，喝着，只听‘咚咚咚’三声鼓响，有人告状了。

胡生安一甩袖子：“唉！喝酒正在兴头上，没空，叫他明天来！”

刘正劝道：“老爷，喝酒事小，审案事大，还是审了吧！”

“好！看在刘兄的面子上。”胡生安离位，理袖整冠，

伸手一摸，头上无帽，李才连忙为他戴上乌纱。刘正收拾案上的酒肉，他阻止道：“哎！不用收拾，老爷我边喝边审。”

“升堂！”一声吆喝，堂威森严。不日击鼓人郑员外，状告谢丹青拐女私奔，谢丹青矢口否认，反告他嫌贫爱富。堂上，双方争执不休。

“啪！”胡生安举起酒壶当堂木，“别吵啦！老爷我连酒都喝不安稳。”霎时，鸦雀无声，胡生安抬眼看看谢丹青，文质彬彬，是个读书人，举目瞧瞧郑员外，肥脸胖腮，是名肉头财主。他喝了一口酒，手指郑员外说道：

“你这老头，老爷瞧你这副长相，就知不是个正人君子。”郑员外怒道：“老爷！你不能以貌取人。”胡生安道：“怎么不能以貌取人？老爷娶太太，全凭这顶帽子，没有这顶帽子，说不定我要打一辈子光棍！”

郑员外连忙申辩道：“不才说的是相貌之‘貌’，并非衣帽之意啊！”

“管你这‘帽’那‘貌’的，我看你将女儿许配给他，不就完事啦！”郑员外道：“老爷，妾身已退，婚约已毁，谢丹青拐女私奔，桑间濮上，败坏民风，有失你父母官的体面啊！”胡生安道：“当官的脸上往哪儿搁！”郑员外道：“是呀，出了伤风败俗的事，当官的脸上往哪儿搁！”胡生安心里想：“捉贼拿赃，私奔逮双，你女儿呢？”

“有人看见他俩双双逃走的，不才追到郊外，他将小女藏起。啾啾啾，这是他失落在我家花园门前的折扇。”郑员外呈出折扇，胡生安接过，打开一看，哟，好标致。

的美女。下中其古！谷涉裏回”：前堂匪回太李，五攸，会一不

“何人所画？”

“具一只畏官只，寂誰联凡

就快易職，快真特區具，对大十四‘幽幽幽細’

：“小生画涂。將大相同人案审，告婚，告罪！——哪
：是“哪朝美女？”去里裡去蕩蕩戲，不共亦不儿丈：是前
部：“未过门的妻子：與一郑瑞珠。”惑，中其人蒸救救救匪匪

“正是小女，画内外一模一样。”郑员外插上，七句。变前

：“生意不成人意在。我说谢丹青，再证据在此，只快快说
出，你将郑瑞珠藏于何处？”胡生安咬了一口狗肉，也边嚼边
说：“只要交出郑瑞珠，少时她到堂前，老爷成全你俩。若
是不讲，我就把你关入西牢，抽四两囚饭，一椽大葱，干五日，不
讲饿三餐，一世不说关终身！”

“！匪凶人杀县来罪，人
谢丹青听了，暗自斟醉：曾四两囚饭我能忍受，那珠妹岂
不要饿死在井下。具匪匪不，本两次醉白只一！匪”

“既然老爷有成全之意，小生愿讲。”

“！匪匪
兼兼“藏在哪里青只樹哥只，对大十四‘幽幽幽細’

“城东古井之中。”

。前堂亦因升，恐欺

胡生安立即下签，命刘正、李才速往城东，將郑瑞珠拉
出古井。

“。匪匪得沃”

：“两公差走后，胡生安自斟百饮，脚连喝三盅，酒不醉人人
自醉，满脸得意之色，上瞧夹一哄射豈吓，人还没用刑，出他不就
慌了。兼兼本寂。去去了習，黑一前期赏只，斷不益直和干

：“郑员外沉不住气，我坐老琴，天哪不能把小女断给他。真
，上地妻美笨苛醫，醫下猪冤机，断给谢丹青，藏了个家
丑。”

：“。匪匪主小，刻”：此匪懸青只樹。更細前講来会
郑员外欲想争辩，胡生安接着跪道：“别说啦！”一旁听

审！”

“。匪杀……匪县”

不一会，刘正、李才回到堂前：“回禀老爷！古井中不见郑瑞珠，只有男尸一具。”

啊——！原告、被告、审案人同时大惊失色。郑员外惊的是：女儿不在井下，她被藏在哪儿去了？谢丹青惊的是：明明将珠妹系入井中，怎么变为男尸呢？胡生安惊的是：活的变死的，人命关天，非同小可！

“男尸现在衙外耳房停放，这是死者身上的一封家书，请老爷过目。”

“家书何用！？老爷需要凶手、口供。”胡生安看也不看，随手仍于地上，转脸盯住谢丹青，“好个狡猾的读书人，原来是杀人凶犯！”

“哎呀！县太爷，小生未曾杀过人！”

“呸！一斤白酒九两水，不用刑具，谅你难说真话。给我打！”

‘噼哩啪啦’四十大板，只打得谢丹青皮开肉绽，疼痛难忍，伏倒在堂前。

“招不招？！”

“无供可招。”

胡生安来火了，大喝一声：“重刑侍候！”只见两边衙役，亮出刑具，使人毛骨悚然。夹棍上身，谢丹青额头豆大汗珠直往下滴，只觉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凉水激醒后，刑具仍在，再不招认，必死无疑。生死关头，要快作出抉择，如果招认尚有绝处逢生的一线希望，那就是珠妹活在世上，会来衙前喊冤。谢丹青想到此：“唉，小生愿招。”

“讲！男尸是谁杀死？”

“是我……杀死。”

“为何杀他？”

“这个……”谢丹青难以回答。

“那个？！”

追问逼供，不说不行。谢丹青只得胡诌一通：“我与珠妹逃至古井台前，偏遇上那男子挡住去路，是我将他推入井中，搬起石头……”

“这可曾对水？”

谢丹青叹息摇头。

“那郑瑞珠呢？”

“惊慌中不知她哪里去了，小生正要寻找，家丁拉我来到县衙。”

“这还差不多。划押！”胡生安错把肉骨头当作毛笔递了过来，刘正眼尖，连忙换回。事已如此，谢丹青咬牙划了个十字。胡生安看罢供纸，踌躇满志：本案喝酒断，越断越清。

“来人！把罪犯打入死囚。”

谢丹青听了‘死囚’二字，三魂出窍，七魄踹边：定成死罪，公文一行，立即问斩啊！

“珠妹未来，我不能死……那口供无中生有，请老爷明鉴！”

“白纸黑字，岂容抵赖。押下去！”

一纸入公门，九牛拔不出，谢丹青披枷戴锁，大喊冤枉。“拐女私奔”成了“杀人凶手”，原告郑员外也给搞懵了，他上前施了一礼：

“老爷，我的女儿呢？”

“在这儿。”胡生安递过折扇：“还给你！”

“这是画像……”

“？卦杀词伙”

“想必她跑迷了路，你且回去等着吧！案已审明，退堂！”胡生安捧起剩余的酒肉，拂袖而去。

“！？个联”

面对冤案 见义勇为……

“？本叔曾下玄”

。失甜息如青只楸

花开两朵，先摘一枝，按下胡生安退堂不表，且说二公差

刘正拣起地上的那封家书，浓眉紧锁，双目凝神，他想，这案子就这样了结了？他象是问自己，又象问别人。

刘兄，少操心吧！我再笨也看得出这桩案子断得糊涂。只是那女子不知去向，男尸没有姓名，老爷已经落案，你何必……”李才个子大，胆子小，怕惹事生非。

刘正打开信封，抽出一张信纸和一张当票。信的内容是妻子催促出门的丈夫回家为女儿完婚，当票上字迹写得潦草，一颗红彤彤的“泰来当”大章印的十分清晰。

“临死身上揣着当票，可见是个穷鬼！”李才说。

刘正手掂信纸和当票，思索着这两者之间的什么联系。

李才自作聪明：“这还用费脑子啊！信上不是写着嘛，闺女完婚，没钞陪嫁，八成当买妆奁。”

刘正半信半疑……

“是呀！找到那投书之人……”

去决奈才见他拣了棒槌当屋檐和寡老管忙接楚活头罪逃抬扛的活时那说哪话。人都死证新找到搬书恁何帮解”！她走一

“顺藤摸瓜，追查真凶。” “！昏不灭，昏不灭”

“瞎！算了吧”李才劝道青氏你从前在州里当差，不就是为个爱管闲事翻好打抱不平才丢掉差使回家卖狗肉，如今好容易混个铁饭碗新没几天你反犯老毛病啦！”

“唉！刘正一吏长叹”

“身外事，管不了，吃顿安稳饭吧！” “！用一鼠港港

出李才拉着刘正走出衙门，保新街止吵吵嚷嚷近前一看，只见一老姬抓着郑员外衣领：“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不用问老姬是谢母青的母亲。她心忖限案人法益二”

“老爷说你儿子犯下杀人的罪。” “。案出审重

直敢将这都是你的诬告奉快还我的儿子”

王千谢母扭住郑员外死死不放肉刘正上前解围道“老妈妈，不要哭闹，有话好讲！” “？即眼真

谢母见是两位县衙的人，双膝跪求“我儿是文弱书生，不会行凶杀人，求老爷开恩”

刘正连忙扶起谢母：“老爷已经渠赏了”

“那就请函做给我作主”

李才说：“我们作不了主啊！” “！一越一替”

“你们不是衙门的夫吗？怎么作不了主？” “！如”

“我们……我们头上少顶帽子。” “！向”

谢母抬头看了一眼：“头上不是明明戴着帽子吗？”

“这帽子不顶是是是能听使唤不能断案”

“如李才解

翻道“我说的是少顶帽翅的乌纱帽”

“！未，前官

。！采啊！有纹帽的不作主”